

浅谈敦煌壁画的线描艺术在国产动画造型中的应用

范倩倩 王瑜颖

(信阳师范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敦煌壁画是中国绘画造型文化的艺术结晶。壁画的线描表现形式变幻多样,符合现代的形式美法则。线条造型富有节奏感和行云流水的运动感,诠释了气韵生动,带来的轻快、愉悦的审美体验,对中国学派动画造型设计有所启迪。将线描的组合方式、留白等装饰性特色运用在国产动画造型设计,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展现古代造型元素,能够提升动画作品的内涵和价值。

[关键词]敦煌壁画;线描艺术;造型设计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3.077

一、研究价值

敦煌石窟壁画经历多个朝代,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是中国本土绘画艺术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完美融合,多方面地展现了每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绘画艺术特色。其中壁画造型的线条运用,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密切相关,风格多样,出现了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吴道子的“吴带当风”“铁线描”等,突出装饰效果与中国画审美表达,为中国线描造型艺术的发扬与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是国产动画的素材宝库。

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国产早期动画创作者,因对于包括敦煌绘画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美术风格的借鉴,创作出大量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和极具民族审美设计的经典作品,形成中国学派,享誉国际。

八十年代末和整个九十年代,市场化大潮涌来的环境中,面对外国文化产品的涌入,冲击了我国原本的动画创作氛围。成熟的美国动漫与日本动漫的迅速占据市场,不少动画创作者开始陷入因盲目模仿外国的风格而失去了自己的表达语言的怪圈,国营美术厂短于运营,逐渐沦为代工厂,国产动漫行业人才流失严重,曾经辉煌的中国动画开始迅速衰落,这时的中国动漫进入了灰暗的低迷时期。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民文化品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本土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动画创作者的目光开始回到以中国传统艺术美术风格为主的中国风动画上,涌现出一批将中国传统艺术与动画创作相结合,具有民族风格的动画作品,影响广泛。可见传统美术元素有助于国产动画找到发展方向。对于动画艺术而言,线条是动画的支撑,“线为骨,色为肤”,动画的生命表现依托于线条的运动。敦煌壁画中极具装饰性的线描,值得国产动画借鉴。

二、敦煌壁画线条的装饰性特色

中国传统绘画中“线”的运用尤为重要,线条的组织 and 形态在表达情感、表现物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敦煌壁画线描形式丰富,利用线的变化塑造形象特征,具有极强烈的装饰感与形式感。以下将从敦煌壁画线条的本质属性和组织形式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来讲述其装饰特色。

(一)“行云流水,气韵生动”的灵动线条

线条归纳为直线和曲线两种,直线更加的硬朗,曲线变化丰富。敦煌壁画的线描多为兰叶描、柳叶描、行云流水描,塑造具有流动奔放特点的波形曲线。威廉·荷加斯曾说过“曲线比任何线条都能创造美”,“美蕴藏在‘S’曲线内”。曲线的灵动在于它自身特有的流动性与运动感,这种独特的属性赋予了它“气韵生动”的装饰特性,让欣赏者在观察它时随着线条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感受,心情也更加放松。同时生动的线描表现形式也为中国画的“线性”特点奠定了基础,中国画中“吴带当风、曹衣出水¹”就是线条发

展中的两种不同高度与境界,体现了画面中线的组合与运用所表达出的圆转飘逸的流动感。敦煌壁画中的线条因其独特的组合方式和变化,传递出奔放流动、典雅浑厚的特点。

(二)“应物象形”——疏密有致聚散有度

“应物象形”是南朝时期著名画家谢赫“六法¹¹”之一,其意在观物取象的时候要遵从事物的客观规律,透过复杂的事物形象看到本质特点。敦煌壁画线条的规律在于处于主要位置的“曹衣出水”和行云流水描相互交叠的密聚与次要位置的云纹平缓流动的疏散,不仅抓住了线描表现形式的主要特征,并且这种对立、相辅相成的关系,张弛有度的巧妙安排,生动地加强了线条的装饰性。甚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跨时空地感受到空中翻转的云纹,人物随风飘逸的衣带。

(三)协调统一

敦煌壁画中的线是一种经过简化、概括和夸张,提炼出来的装饰符号。线条形态层层递进、组合有序、线条流畅、富有弹性。波形线条生动自然、层次感强、效果饱满,且与造型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美感,这种美感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和规律性表现为遵循形式美法则:以曲线的对称均衡、各层次间的协调对比、线性为主的单纯齐一、层层递进的节奏韵律与点、线、面相结合的变化统一;和目的性表现为符合当时的思想和审美风向,表达了当时人们云水等自然物质的崇拜的思想,符合当时的精神追求,具有形式感和美感的协调统一。迂回旋转的弧线,产生了盘转回旋、交连勾错的效果,将衣纹的形式简练又夸张的表现了出来。这种弯曲变化使得整体布局和谐统一。

(四)动静结合的和諧

中华文化讲究“中和”,这种中和之美在于辩证地处理矛盾的对立面,是两者的关系通过某种联系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我国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以“娴静时如皎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的动静结合之美来形容林黛玉。而线描造型中“动静结合”的和谐之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以云雾线条为例,首先,波形线条中的行笔变化取于云雾在天空流动的一瞬间,这是一种静止形态的显现,四周的云纹激浪翻卷,下面的云纹缓缓流动,微波荡漾。如此,集线条的整体变化和与“动静结合”的节奏韵律于一身。另一方面,还在于它旋转的节奏是有规律的,这样有条不紊的组合,使得线条不仅变化丰富,充满了动感美,又不至于让人头晕目眩。

(五)线描之中的“留白”意象

不同于西方的构图与形式,在中国的书画中尤其重视留白,在书法中有“计白当黑”的说法,意在强调调的结构和通篇布局需疏密虚实兼备,才能破平板、划一,有起伏、对比,既有变化又和谐,从而获得良好的艺术情趣;在中国

画中，“留白”则是一种重要的构成成分，它还体现了创作者的意境和水平，相对于有笔墨的“实处”留白则是“虚的”，使整个画面更深远灵动，在丰富画面的同时也赋予了观赏者想象的空间。可以说一幅好的作品，留白是非常关键的。敦煌壁画线描中的留白也有着丰富的想象空间：一方面，可以把线条刻画的云纹饰看成是云雾的运动轨迹，留白处看成天空；另一方面，还可以把留白处作为云雾的运动轨迹，把曲线看成天空。这种互动关系，给人一种“庄生晓梦迷蝴蝶”的感觉，提升了波形曲线装饰性的想象空间与创造力。

三、在国产动画造型设计中的应用——以《大闹天宫》为个例研究

（一）人物造型——七仙女形象

在中国学派动画经典《大闹天宫》中的七仙女造型是根据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设计的。“飞天”一词，最早见于东魏成书的《洛阳伽蓝记》，书中有记载，‘有金像犍，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ⁱⁱⁱ。”

敦煌壁画中出现的飞天形象，来源于印度，描绘的是佛国天宫中供养天神、礼佛、乐舞的天人。隐逸在云雾之间，翱翔于天宫之上。

该形象传入中国后，起初在保留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受到西域文化影响，后期又与汉晋绘画艺术、道教文化、隋唐仕女画不断融合，最终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飞天艺术形象。

敦煌壁画里的中原风格的飞天，主要是塑造纤细修长、体态轻柔的宫娥舞女形象，多以群飞的形式出现，仪态万千、华贵艳丽、形神兼备，尽显世俗风情。造型上强调“以线塑形”，通过“高古游丝”“曹衣出水”“吴带当风”这样颇具灵动韵律的线条，构建飞天仙娥秀长飘逸的帔帛，蜿蜒流动的“S”型身姿，表现手持乐器、献花飞天、嬉闹飞舞的姿态、传递出极强的运动感，富有行云流水的曲线美。

《大闹天宫》是飞天造型首次在动画中的应用，也是目前为止设计表现最成功的一次。动画中七仙女飞动时的肢体动势是以高古游丝描塑造的回旋弯曲的“S”型曲线。仿佛七条蜿蜒飞动的彩色丝带，在画面中划出圆润流畅、柔和优美的运动轨迹。夸张至线型的体态自带风动效果，也贴合一定的运动规律，辅以“吴带当风”的线条描绘七仙女的帔帛与衣褶，突出角色在动画中的飘逸飞动的气质。交叉使用“高古游丝”线条刻画面部神韵与配饰，在表现七仙女飘逸洒脱的运动感，同时也不失细节的表现，人物形象生动立体。

（二）动物造型——天马形象

敦煌壁画的马形象有两类，一类是以现实生活中的马，另一类则是神话中能腾空飞驰的天马，天马又分有翼天马和无翼天马。北魏第 257 窟北壁《须摩提女缘故事画》中有无翼天马，以线条刻画曲颈、翘尾，高大健美的马身，四蹄以流线型大跨度飞跃，四周辅以流云，塑造腾空而行的疾驰之感，与著名的“铜奔马”造型类似，生动诠释“天马行空”的效果。

《大闹天宫》中的天马形象设计，就取材于其中的无翼天马，造型用笔精到，线条柔美简练，塑造丰满圆润的马身，弯曲高大的脖颈，细长无关节的腿部，突出概括性，虽

不符合生理，但同样达到栩栩如生效果。传递出独特的写实与装饰性相结合的稳定与和谐之感。

（三）场景造型——凌霄殿场景

美术片《大闹天宫》中的仙宫楼阁绝美脱俗，令人称奇，它能取得良好的观影效果，极大程度上得益于适宜的场景设计，可以说全片的场景设计为本片奠定了浓厚的东方艺术格调。其中凌霄殿的造型，采用类似敦煌建筑中的线描构建出上古风格的宫殿式样，形象夸张，飞檐外张，凸显上冲的气势，线条简洁的龙纹装饰围绕大殿。云纹点缀穿插其中，有行云流水姿态，向外散发，赋予凌霄殿这一静态建筑不俗的气场。

凌霄殿的云气线条，参考了敦煌壁画中线描勾勒的云纹样，这种线条并非简单描摹对象的外形，是对着云雾本身的特征进行概括的图像，蕴含了设计者个人的主观理解。古人通过观察地面的水汽上升凝聚成云气，遂赋予其造化之意，视其为升天的能量，把云画成螺旋运动的形态，通过线描形式诠释在画面上，不仅视觉效果美观，也成了一种阐释文明社会人文思想的符号，表达飘逸、悠然的意境。运用于动画场景中，配合流畅的运动帧，塑造出梦幻唯美的视觉艺术效果。

四、在当代国产动画艺术创作中的时代价值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有依托于民族的文化灵魂，才能打造经久不衰的文化作品，动画亦是如此。敦煌壁画散发着浓厚的民族艺术气息，突出装饰意味的线条表现形式，营造出的独特的东方意蕴，是展现特有的民族意境的坚实土壤，值得目前国产动画借鉴与应用。

如今市场上各式各样动画形象层出不穷，潮流的发展更是瞬息万变。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国产动画要想做到与时代齐头并进。不仅需要动画创作者充分的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还要与前人智慧相结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总结经验，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寻找灵感。《荀子·儒效》中说道“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庄子·天下》中有云“不离于宗，谓之天人”，指出了：尽管形式上变化多端，其本质和目的是不变的。在时代的发展中唯有“变”才是不变的本质，所以要与时俱进就要改革，要创新。线描艺术的出现是先人对生活的发掘，并从复杂的事物现象中抓住了本质，生动的诠释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种对生活的感悟和高度的概括与提炼、夸张与变形是现代艺术设计不可或缺的感受与能力。“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扎根于优秀传统纹饰中，从中汲取灵感，主观的对线条进行改造、夸张与变形。如此，不仅能够创造出更加灵动自然，也更具本土文化风貌，丰富审美体验，激发人们的审美共通感，增强对文化自信。

五、结论

线是中国文化中的精髓，敦煌壁画中的线描传蕴含了中国人对线条独到的见解与形式美法则，线条穿插交错塑造的圆转飘逸造型让人耳目一新。当代国产动画造型正是需要这种对于生活的理解与符号化的创新意识。

早期中国学派动画的经验说明了“文以载道”“弘扬传统文化艺术”是中国美术片的独有优势和成功原因，国产动画要继承早期中国动画的优良传统，要坚持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动画创作。发展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单纯对

（下转第89页）

优秀的文化作品，旁征博引，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识字的广度。

笔者在执教《寒号鸟》中的生字“面”时，首先告诉学生这是一个象形字，表示人脸，口里面的部分就像人的眼睛，外部的轮廓就象是人脸的轮廓。就连“东风”还有自己的面貌呢！然后带领学生读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当然要想能够在教学生字时，及时拓展文化链接，需要我们教师进行大量的阅读，做一个爱读书的人，腹有诗书，自然信手拈来！

（二）与生活链接

新课标指出：“识字教学要将儿童熟知的语言因素作为主要材料。”学生对自己的生活是比较熟悉的，在识字教学时如果能将生活引进课堂，不管是学生的接受度还是趣味性都可以大大提高。在执教《寒号鸟》中的生字“劝”时，笔者是这样引导学生的：

师：同学们，你们爸爸抽烟吗？

生：我爸爸抽，我和妈妈不让他抽，他还不听。

师：你和妈妈怎么说的？

生：爸爸，你不要再抽烟了，对你身体不好，而且还污染空气！

师：说得多有道理啊！你爸爸肯定听了吧？

生：没有听，而且我跟妈妈说了很多遍，他都不听。

师：看来是说了一次又一次啊，累不累？

生：累死了！

师：像这样花力气说了一次又一次，就是反复“劝”。

说的人多累啊，所以同学们，咱们以后要善于接受别人善意的劝告呀！

在以上的教学片段中，笔者结合学生生活中的经验，引导学生记忆“劝”的字形，更在这样的生活体验中，让学生感悟身边人对我们的劝告很多是善意的，我们应该予以接纳，做谦虚、知错就改的人。

汉字文化融入识字教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而且可以提升他们独立识字的能力。但是，在识字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时，教师必须掌握丰富的汉字文化知识；能够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情特点，做到适时、适当、适量；拓展文化链接，让学生在具体的语用中内化汉字文化，从而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 吴沙沙. 巧用汉字文化，打造理趣相生的识字课堂[J]. 教育观察, 2018(7).

[2] 张正兵. 论传统文化在语文低年级识字教学中的渗透[J]. 语文天地, 2015(24).

[3] 崔西春. 浅谈语文识字教育与汉字文化的关系[J]. 汉字文化, 2017(21).

作者简介：

钟雪梅(1978.06—)女，汉族，广东紫金人，大学本科学历，小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小学语文教学。

基金项目：项目来源：本文系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基于初步领悟汉字文化内涵的识字教学研究》(课题编号：DWZZ19039)相关学术成果。

(上接第81页)

文化的提炼只是文化萃取物，长足的发展必定需要紧跟时代的脚步与创新融合。两者的统一不仅能够更好地塑造动画形象，丰富审美体验，还能提升动画作品的内涵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芳, 李如冰. 传统文化在当代动漫设计中的价值与应用探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20(18): 184-185.

[2] 丁培卫, 韩英. 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动漫产业发展[J].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2012(2), 142.

[3] 郑秀芬. 论动画产业与传统文化结合中的双赢战略[J]. 电影文学, 2013(1), 59-60.

[4] 钟潇. 浅析《大闹天宫》动画造型对传统造型元素的吸取[J]. 当代艺术, 2007(04): 175-177.

[5] 尹岩. 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学派”[J]. 当代电影, 1988(06): 73-81.

[6] 薛永年, 罗世平. 中国美术简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95-109.

[7] 赵声良. 飞天艺术: 从印度到中国[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8: 19.

作者简介：

范倩倩(1999-), 女, 汉族, 河南周口人, 信阳师范学院学院本科生在读, 专业: 美术学;

王瑜颖(1997-), 女, 汉族, 河南许昌人, 信阳师范学院学院本科生在读, 专业: 美术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2020年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10477047注释：

[1] 薛永年, 罗世平. 中国美术简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第95页-第109页.

[2] 薛永年, 罗世平. 中国美术简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第102页.

[3] 赵声良. 飞天艺术: 从印度到中国[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8: 第19页.